

浦西封控的清晨,母亲在微信里说,好像太安静了。是啊,从阳台望去,熟悉的小区犹如一幅静物画,每个窗户里活动的身影,似乎在演绎着一部默片。一树树樱花竞相绽放,烂漫中透着几分落寞;倏忽掠过的鸟儿划出动感的弧线,叽叽喳喳的小合唱格外清脆。

寂静中耳朵特别敏锐,稍有风吹草动立马捕捉。几天过去,已经分辨得出静谧中的各种声响,动静大的可能是发保障物资,声响小的可能是志

愿者发抗原试剂。倘若声响不大但连续不断的,十有八九是核酸检测。果然,“大白”和志愿者们都已严阵以待,小区居民分批出动。那天全市统一测核酸,我留意了一下“大白”的胸卡,感动瞬间涌起。因为这场疫情,这些外地的医务人员驰援上海,出现在某个陌生的小区,我们唯有用手势表达谢意。

寂静中不绝于耳的

是手机微信“叮咚”声,楼组微信群热闹堪比工作群。当每个人被隔绝在家门里,微信群成为了连接人与世界的重要纽带。平时在电梯里匆忙点个头的邻居,如今以昵称在群里朝夕相处,守望相助。虽然我和母亲小区仅隔一碗汤的距离,但封控却让这三四百米的距离难以逾越。进了母亲楼组微信群后,随着“叮咚”声,时时看到母亲小区的动态,颇有在场感。然而,这波疫情的纠缠远远超出大家的预期,家家户户的冰箱渐渐没了底气。微信群里“百团大战”迅速打响,蔬菜、面包、牛奶等团长各显神通,团员接龙热火朝天,Excel 达人表格上户名、货品、数量做得兢兢,当然不忘给辛苦的物业人员送上一份。

寂静中“嘎吱嘎吱”的车轮声听来特别美妙,平时蛰伏在角落里的平板车大显身手。在物流极为困难的那几天,团购物资通常半夜三更突如其来。志愿者夜行小分队神速行动,

活,在物质充裕年代的Z世代,习惯了动动手指、物品速达,一切都 so easy,难得体验了一回如何把卷心菜、胡萝卜搭配出N种菜式,会为绿豆发芽而欣喜,会细细品味每一口食物。

疫情终会过去,当重启键开动时,城市交响曲又将响起,每个人都将回到常态生活。但,2022年的春天注定不会被淡忘,你会想起家门口邻居送来的那把曾金贵堪比名牌包的小葱,会记得土豆也会开出奇异的小花。

糕、小笼包、铜锣烧,又是分享花盆种葱、水培蔬菜的成果。

寂静中会听到往常不曾听到的声音。尽管小心翼翼屏牢多日,楼里还是有几户居民先后中招,好在大家无一抱怨,各种安慰。中招的邻居也坦诚相告发现过程,还发来方舱生活写真。疫情下的楼组,成了命运共同体。一位老人突发不适,楼里医务工作者立即线上会诊;二孩妈妈因为丈夫被封在公司,独自带两个孩子而焦虑,我向她推荐了我们出版社的绘本视频;群居冒出一道题:求“破镜难圆”的原理,立马有邻居给出“分子的引力和斥力”教科书级别的解答,群友们也顺便复习了一下初中物理……

各种杂音困扰之时,不妨静静地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当我们的物理距离被隔开,而心灵距离却可以如此接近;人与人的接触究竟多少距离才合适,真正的无接触是否只有人工智能才能实现?亲历这次疫情的每个人,心灵的免疫系统也经受了一次考验,重新审视什么是最值得珍惜的。尤其是生活在物质充裕年代的Z世代,习惯了动动手指、物品速达,一切都 so easy,难得体验了一回如何把卷心菜、胡萝卜搭配出N种菜式,会为绿豆发芽而欣喜,会细细品味每一口食物。

疫情终会过去,当重启键开动时,城市交响曲又将响起,每个人都将回到常态生活。但,2022年的春天注定不会被淡忘,你会想起家门口邻居送来的那把曾金贵堪比名牌包的小葱,会记得土豆也会开出奇异的小花。

母亲河两岸都住过,曾经的车水马龙日夜可见,如今街上灯亮着,阑珊处已无人影。我心还深留作家董桥《旧时月色》的书名。月色虽旧我喜欢,那是一种熟悉的生活之美。微信

半个多世纪前,我是上海一家化工厂的青工。一天,我们正在更衣室里聊天,车间主任带着一个人高马大的汉子出现在我们面前:“这是老于,于明德。”大家定睛一看,顿时鼓噪起来:“哈哈,于明德——电影明星……”于明德马上纠正:“不,我是‘非’电影明星!”他特别在“非”字上加了重音,反而引来了哄堂大笑。

于明德,资深电影演员,曾在数十部电影中担任角色,尤在《沙漠追匪记》《女篮五号》《鸡毛信》《铁道游击队》《红色娘子军》《家》等片中都有不俗的表演。他自称是“三房(账房、门房、茶房)六客(食客、门客、赌客、说客、捐客、嫖客)专业户”。他虽大多演的是配角,用演艺圈的行话来说,是不可或缺的“硬里子”,我们这些影迷很早就银幕上“认识”了他。尽管他比我们大了一辈,青工们却无规无矩,叫他“老芋头”,于是他变成了食堂里人人爱吃的一份大众菜。不过,他对这个昵称非常乐于接受。

“老芋头”是和石晓华(著名导演)、柳和清(王丹凤的夫君)等7个电影人一起“发落”到我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从进厂第一天起,他就办事认真,毫不惜力。每天上班他第一个到厂,拎了四只热水瓶到食堂灌满热水供大家饮用;工作结束后,他就自动用清水将车间场地冲洗得一千二净。而且,无论哪个班组需要帮忙的时候,他都会慷慨地伸出援手。有时,当我们低头全力拉着沉重的劳动车时,突然感觉轻松了许多,无需回头,也不要说“谢”,只要吼上一声:“老芋头,有数!”

“老芋头”来了没几天,就如鱼得水,人缘好得让人眼红。有时,他经过别的车间,那里的工人就会参差不齐地唱起“老芋头”演过的电影《铁道游击队》里的插曲:“西边的太阳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静悄悄……”此时,“老芋头”精神抖擞,功架十足地向工友们招手,那架势仿佛现在的明星在走红地毯——现在走红地毯的大腕,未必能享受到这样本真而毫无杂质的荣耀!

“老芋头”富有喜感,说“嬉话”时表情丰富,言辞幽默。在厂里只要开庆祝会,“老芋头”和一位本厂职工搭档的相声,总是最受欢迎的压台戏。只见他身穿大褂,面孔铁板,甫一亮相,尚没开口,就引来满堂喝彩彩笑声顿脚声,几乎要把大礼堂的屋顶掀翻……

“老芋头”平时笑容可掬,和蔼可亲。可是有一次,一个青工在车间里打骂自己的女友,恰好撞在“老芋头”的眼里,他凶凶神恶煞般地冲过来,一把拎起青工,用山东上海话恶狠狠地吼叫:“小赤佬,依敢再打伊,我就捏扁塌依!”不仅吓得那厮落荒而逃,我们也被惊得目瞪口呆。

“老芋头”胸无城府,直言无忌,敢为屈死的著名电影演员冯喆鸣冤。冯喆是当时风头很健的银幕红小生,那年,电影院忽然推出一部被禁多年的影片《南征北战》,主演正是冯喆。然而蹊跷的是:冯喆此时已被峨嵋电影厂造反派活活打死。我把这个噩耗赶紧告诉“老芋头”。他半晌低头无语,悲愤地对我说,冯喆是个大好人,因为他和冯喆在《沙漠追匪记》《铁道游击队》等影片中有过多次合作,相知甚深……我对“老芋头”仗义执言的燕赵侠义之风肃然起敬。

“老芋头”在厂里是个“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独特人物,说话公道,威信很高。有一年评选先进人物,我和几个产品班长想联手向厂部提名“老芋头”当先进人物。不料,首先遭到强烈反对的正是“老芋头”本人,他第一次虎着脸对我们撂下一句狠话:“你们这样做,就是把我放在火里烤,求求你们别做这种傻事,行吗?”我们这才意识到“老芋头”真的厌恶此事,而非故作姿态。而且领导也发下话来:“于明德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不能评先进!”这事只能作罢。

1977年10月初,“老芋头”上班时竟没有换上工作服,悄悄地向我们辞行。我们无言地把他送到厂门口。他努力挤出一个笑容,然后对我们挥了挥手,骑上那辆“老坦克”快速离去。望着那越来越远的背影,我们的心里都空落落的……

“老芋头”回归电影界后,又拍了不少电影和电视剧。有一次,我逛老城隍庙,还看见他拍的大幅广告,照片中的他还是那样生动可亲。“老芋头”很念旧,经常给我们寄来他参加演出的话剧《战斗的青春》和紧俏的电影《少林寺》等票子。

如今,“老芋头”去世已有多年了。最近,我和一位老同事邂逅时,不约而同地又说起“老芋头”,在我们的记忆里他还是那样鲜活真实。我想,一个作为“改造对象”的电影人,在去世多年后,依然被当年“监督改造”他的工人们深深怀念,真让人感慨不已。

代姜夔的词,850年前姜夔也有过“江国,正寂寂”的清冷感受。上海的旧时月色何时能回来?

蓦然望见马路上有稀疏人影,偶尔的车声动听得就如宋词吟唱。



初夏的风,轻柔而凉爽,伴随着叽叽喳喳的鸟鸣,一个吉祥的节气——小满即将到来,这个节气,小小的,满满的,让人高兴,让田野和乡村充满期望和福祥。

布谷唱歌麦香,翠柳含烟河岸,浓荫筛落鸟鸣,老槐树挂满抹绿的诗句,山岭上飘荡的山歌,那些桃杏的酸涩,那些清泉的甘甜,那些雨滴的晶莹,那些晚风的轻柔似乎都是组成小满的一个个元素,让小满满满这个季节的快感。

小满时节,槐树、椿树、柳树等等的枝叶繁茂,远远望去,一团一团碧绿,村庄藏隐其中,若隐若现,充满诗情画意。每一个清爽的早晨,总会有小鸟在房前屋后鸣叫,那个叫声,清脆浓绿,悦耳动听,让一日轻松的心境也格外的清爽。这份清爽有着鸟鸣的愉悦,有着绿色的宁静,有着农闲的悠然,分外惬意。

这个时节的麦田,将太多的阳光都浓缩进那一粒粒饱满的麦粒,让田野铺展乡村金灿灿的丰登与高兴。

千年村庄,一季麦香。这个时节,麦子从扬花灌浆,日益走向丰满成熟。齐刷刷的麦穗,竖着细细的锋芒,一粒粒饱满的麦粒,成熟着乡村的喜悦,丰满着田野火辣辣的誓言,麦浪荡漾,一层一层扩散金色的喜悦。一粒麦就是一粒快乐,一穗麦就是一簇幸福。这个时节,天地造就着乡村太多太多的渴望。那些冬日的风霜,那些苦苦的农事,那些田野上阳光般的眼神,此时此刻,在这个温暖的时光悄悄孵化乡村更多的福祥,这福祥,一粒粒,一穗穗,一片片,就像这金灿灿的麦田……

天,终于热起来。但早晚依旧凉爽,中午却十分炎热。小狗卧在树荫下一动不动,老槐树遮天蔽日,筛落小满滚烫的阳光。乡村的五月,炎热的中午宁静。清晨却是那么忙碌,几乎喘不过气来,乡亲们会把握时光,从不会耽误滚烫的农事,农事是乡村的事业,是乡村的根本。

小满时节,桃杏在枝叶繁茂里膨胀青涩的梦境,让那些调皮的孩童开始仰望攀爬,季节日益走向丰硕和甘甜,乡村在艳阳里拔节欢喜,疯涨幸福,成熟渴望。小满小满,乡村走向美滿。

雨水渐渐多了起来,那晶莹的雨滴开始变得充盈而欢快,这纷纷扬扬的雨水可是田野作物的甘霖,农作物在滋润中肆意生长且日趋成熟,丰收在望,小满小满,丰盈饱满。

小满时节,绿肥红瘦。古人为此留下了很多美好的诗歌,写意出了这个时光的诗情画意,充满了岁月的美妙。“南风原头吹百草,草木从深茅舍小。麦穗初齐稚子娇,桑叶正肥蚕食饱。老翁但喜岁年熟,恂妇安知时节好……”这是诗人欧阳修笔下的“小满”。元代元淮也写有《小满》:“子规声里雨如烟,润遍红绡透客毡。映水黄梅多半老,邻家蚕熟麦秋天。”意境优美,令人神往。

小满,是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日子,小小的、满满的,是时光里一个色彩斑斓的时节,是充满欢欣和喜悦的节气。乡村碧绿盎然,欣欣向荣,田野灿灿金黄,丰收在望。小满小满,这个满是完满的满,是丰满的满,是满心欢喜的满。



田园秀色

李昊天 摄

墨西哥城是一座拥有二千多万人口的世界级大都市,徜徉其中,你会发现这里有深长的历史渊源、丰厚的文化根基和璀璨的古代文明。

华屋豪宅和筒房陋室走出来的墨西哥人在恪守家国情怀的同时都在追求现代生活方式、崇尚时髦华丽。可喜的是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墨西哥人没有喜新厌弃旧,更没有割断历史,传承是这座城市恪守的规矩。在高楼鳞次栉比的割据中,依然完好无损地保留着许多历史遗址和民族象征;记载着辉煌历史篇章的宪法广场、三花广场,挟裹着周围的建筑定格了历史;坐落在闹市区黄金地段的大神庙,默默地接受着人们的朝拜和祭祀,继续演绎着经久不衰的神奇故事;曾经见证了这座城市的风云变幻的查普尔特佩克城堡,依然屹立在城市中心花园的

旅游

山顶上,用巨人的目光俯视着它赖以生存的这块土地的变迁。至于国家邮政局和巴斯孔塞洛斯图书馆,则以传统和现代的对峙,充分展示了这座城市传承和创新的品质。

当网络颠覆性地改变了人们通讯联络的手段后,数百年来作为信息中心的邮局正在被逐步边缘化,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可是在墨西哥城,被冠以“国家邮政局”的一家体量庞大、有着五百年历史的老邮局依然开门迎客,在现代气息氤氲的都市中,一成不变地重复着昨天的故事。发信,收寄包裹,发电报,打长途电话——它以传统的看似有点迂腐的方式想挽留住不断挣脱的历史。

作为看惯了“旧貌换新颜”的游客,我心里有些许沉重。我不明白那些排着长队办理业务的顾客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我也不清楚这家传统邮局靠什么薪火传承?偌大的空间,没有一丁点为游客服务的设施,更不见

墨西哥城的邮局和图书馆

许朋乐

导游和卖纪念品的摊点,看上去陈旧呆板、空旷落寞。我想游人自由进出没有任何消费,作为景点,亏损是必然的。但是它活着,活得很有尊严,活了五百多年。我不敢推想它未来的命运,但我赞赏当地政府的睿智和英明。被定格的历史、有生命力的文物,是这座城市的金字招牌,它对墨西哥城的诠释和推广,远远赛过任何文字和画面印制的名片。

墨西哥人守正和怀旧,绝不

是对时尚和创新的排斥。当我兴趣盎然地参观了巴斯孔塞洛斯图书馆后,不禁为这座现代感超强的建筑拍案叫绝。这座几乎是用线条构成的图书馆,整个建筑占地五万多平方米,没有雕梁画栋的堆砌,没有花里胡哨的拼凑,空透简约,像搭积木似的,一排排开放式的书架依次而立,既丰满又整齐。每个层面,都有宽敞舒适的阅读空间,我楼上楼下移步分享,真想借本书坐下来享受一下,无奈“目不识丁”,只能悻悻而归。不过,管中窥豹,这座现代化的很有时尚感的图书馆,蜻蜓点水似的让墨西哥人求新探索的精神清晰显现。因为坐在那里的是一群群捧着书本的年轻人。

向历史致敬,和未来握手。这是墨西哥城留给我的最深的印象。